

## 悼健德

時日在我心留下足印，從前曾共我們一起的仍在心內逗留。

四月八日，家偉從電話傳來 Christy 的逝訊。究竟世界出了甚麼岔子？為甚麼如斯年輕，對生命充滿著憧憬的年青人竟遭逢不幸？誠如劉再復所言：一個和自己的靈魂息息相關的學生的逝世，我具體地感到自己血脈一角的死亡。載著一肚子問號回到家裡，晚飯時女兒問我為甚麼不用飯，我藉詞說是嚐了下午茶的緣故。

四月二十四日是 Christy 的追思日，也是母親離我而去整整七個年頭的日子。懷著沉重的思緒參加追思會，除了家偉、秀婷，還重遇久別的嘉嘉、佩怡、Rina、詩雅、偉峰、與及一些忘掉了名字的面孔。那怕祇是點個頭，或者是寒暄幾句，他們的出現給鬱結的我帶來絲絲的喜悅。

追思會在尖沙嘴一所基督教禮堂裡舉行，出席的大部份是青年人，我算是少數的長者吧。沒有弔唁冊，沒有見到 Christy 的父母，沒有一楨她的相片，有的是詩歌，讀經和懷惻憶述。Christy 的簡樸、整潔，大家都注意到了；許多人提及她雪般白的牙齒，燦爛的笑容及隨和的性格；Christy 的男朋友記述她為了趕及返港上課選擇花上六千多元購買單程機票的經歷，與及她為學生數度落淚的情景；Christy 的妹妹追憶兒時小姊姊餵她吃飯的情況。

Christy 在我的記憶中又留下甚麼足印呢？復活節期間可以暫時放下教學的擔子，Christy 的名字卻縈繞心間。按捺不住翻閱存留硬碟裡的昔日檔案，尋覓許許多多被時間蓋上薄紗的記憶。霎時間朱自清的《匆匆》湧上心頭：

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  
我留著些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  
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  
但不能平的，為什麼偏白白走這一遭啊？

Christy 是 2002-2006 年度的學生，入學時她與秀婷，家偉一同被編入我的 PerTut(個人導修)組別。四年裡我祇擔任過她一年級'Understanding Numbers' 的單元老師，但隨後的幾年我們仍保持聯絡。這四年正值是教育學院重整人力資源的高峰期；而我的母親父親亦相繼於這段期間離世；2003 年香港人都經歷了非典型肺炎的苦難。回想起來這四個年頭是段飽經風雨的日子。追思會後跟秀婷，家偉，嘉嘉和佩怡小聚，他們還記起我曾說過「料想不到能見到你們畢業」的話，原來自己的感觸已在不知不覺間流露出來。思憶真奇妙，如今我還記得...

- Christy 在教員室裡給我介紹她和家偉是中學同學 - 那是我們初次見面
- 開放日，她的一組同學以五巧板為主題設計展板和work紙
- 非典型肺炎期間，同學到訪我家，她和女兒談話，及後一起拍口罩相片
- 她和同學們一起到天水圍推行週末數學探奇活動
- 幾度和她的一班同學遠足郊遊
- 實習期間我到校去探訪她，如今我更明白要讓她知道付出的努力是令人欣賞的

- 邀請她和家偉隨曾建威老師進行數學研習
- 我告訴她曾希望到真鐸啟暗學校任教，而未做師訓工作之前，我任職於英華書院
- 去年暑假聚舊，她告訴我們辭去教席，參加工作假期計劃到澳洲體驗 – 那是我們見面的最後一次

這些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人生免不了生離死別，我們只能用不同的角度去詮釋。我不曉得上蒼有甚麼美好的安排，我只肯定從今不再會於新翠邨一帶碰上 Christy，傍晚時分不再會在城門河畔遇上她跑步。年青、對生命有熱忱和執著的靈魂的殞落，怎不教人唏噓歎息？大自然的主宰，你為何默言不語？

我的天，為何總下著雨，遙望長空，神啊！你在哪兒？  
 如若這匆匆生命真有豐盛意義，何以要面對沉痛失意？  
 我的心，像迷失在絕處，前路無光，神啊！你在哪兒？  
 難道這一生彷彿只有不幸際遇，神啊！你別要無言不語！  
 我沒法控制狂風的方向，也未能知曉那日方可重見艷陽，  
 但我知主的手總會守在我旁，前景雖灰暗，信念未搖晃。  
 我沒法掌管潮水的升降，也未能阻擋遍地冰霜隨處跌盪，  
 但我知，主恩典足夠克服駭浪，無力的心可變堅壯。  
 微塵的我又怎能瞭解浩翰的窮蒼？但願我有盧永亨所寫的虔誠信心！

2005 年西灣/黃石之旅後給同學的信裡我這樣寫：大自然喚起我許許多年的記憶。秀婷、Christy、家偉和善銘當然在我難忘學生之列。認識這群學生既是緣份，也是上天賜我的奇異恩典。

閱歷隨歲月增長，對蘇軾的《水調歌頭》逐漸有深切的體會：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願 Christy 安眠！

2011 年 4 月

